

玉林市文史資料

第十輯



政协玉林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玉林市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新桂系 资 料	李宗仁是怎样在鬱林发迹的周元鉴、霍去非（1）
	李宗仁发家的经过.....陈景晖（22）
	李宗仁在鬱林五属与地主豪绅的关系.....罗重实（30）
	李宗仁驻鬱前后片断.....周式之口述、周擎天整理（34）
	李宗仁在鬱林怎样“保境安民”“整军经武”...杨美颢（37）
	李宗仁在兴业与地方人士的活动情况.....梁有文（51）
	陈锡珙得李宗仁提拔的前因后果.....陈衍英（55）
	李宗仁羽翼下的梁伯鸞.....覃义炯（58）
	陈瑶池与李宗仁交往点滴.....陈业钊（60）
	李、黄勾心斗角中受害者——文子述、杨汉飞...周擎天（63）
	黄绍竑与覃时宜的交往.....覃建文（67）
经济 资料	解放前鬱林手工业概况（下）.....周贤鉴（70）
民间 故事	张廷伯的故事.....陈和平整理（96）
统计 资料	清末至解放鬱林主管长官任职年月表市志办（100）
	日机轰炸鬱林情况统计表...陈彦久收集整理（102）

补 充 订 正

有关李宗仁活动史的几点更正.....吴以英、吴学明(107)

关于“老彭兵变”年月的订正.....钟孝烜(108)

关于《鬱林游泳池惨案始末记》的一点订正和
补充.....周 天(109)

第九辑勘误.....编 者(112)

附载：本刊一至九辑目录.....(113)

李宗仁是怎样在鬱林发迹的

周元鉴 霍去非

有些史家论一个人物的成败，是以“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作为条件的。曾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号召的新桂系，也可以用这些条件来说明。新桂系最初是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后来则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人物。李宗仁则是其中的核心。李宗仁以一个陆军小学毕业生（后入速成将校班、同盟会员），由“炒排骨”（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的，即是当排长）二三十年间，数败数起而终发迹成为手握百万军权、位至“至尊”的“代总统”职位。成为富于传奇性的人物。就是连他自己虽深深迷信“宿命论”，“连升三级”，“鹏程万里，前途无疆”的“好得多”的“相”（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一章）竟能这样位至“至尊”，恐怕“作梦也没有想过的”（他对蔡锷的英雄印象语）即连他自己的《回忆录》也承认说“……我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干净土。熟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远至山海关的起点”。李宗仁之竟能如此，的确与当时的军阀有所不同。现在就谈谈他怎样在鬱林发迹的。

一、适应天时（即当时的形势）

——兵灾匪祸，人民思治。

广西是这样、鬱林是这样，就是全国也是这样，自民元（1912年）以后，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窃秉国权，解散国会，又复称帝，废民国而立“洪宪”。于是原已军阀割据，各占一方，今则尤甚。南方孙中山则设非常国会于广州，动员粤、闽、滇、桂各省兴师讨袁。各省一致宣布独立。自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气而身死。后由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相继掌权。当时各省军阀一时拥孙倒袁，一时又反南拥北。军阀的本质，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光为自己，哪里谈得上为国为民？！于是各地兵连祸结，民不聊生。

1、来鬱林前的李宗仁

当年的广西也同全国各地一样，陷于军阀混战割据之中。东南面广东则有龙济光、邓本殷、陈炯明等较大的军阀。西面云南则有唐继尧、唐继虞、杨希闵、龙云。东北湖南则有赵恒惕、唐生智。省内则有陆荣廷、陆云高，谭浩明、陈炳焜、沈鸿英、莫荣新、陆福祥、林俊廷、刘震寰等等。鬱林周围，北有刘俊臣、蒙仁潜；东有刘权中、张春如。在混乱中各自立番号，或称都督，督军、总司令、司令，或称边防军、自治军、定桂军、讨贼军等。有了二三百枪就称旅长、统领。有些则是先封官，后再招兵，再筹集枪枝。遍地是招兵处，到处贴招兵布告。曾有过这样一张招兵布告：“现下米咁贵，张家祠招兵；有意投军者，快快来报名”，真是别开生面，这是招兵的一支插曲。于是你攻我打，争霸地盘。大吃小，小的

联合又打大的，今天宣布下野，明天死灰复燃通电再出；今天为好友，明天为仇敌；今天为上司，明天为俘虏。将军遍地是，番号随时变。这些军阀官僚的粮饷，都是从贫苦农民身上压榨得来，当时苛捐杂税算起来不下百十种。如此兵祸连年，匪风更盛；最后弄到兵匪串通一气。有人曾慨叹：“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很多农民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所以，社会治安大乱苦煞一般善良的人民。于是饥荒连年，饿殍遍地，官僚地主豪绅为了巩固其封建剥削统治，就必须依靠利用封建军阀来维护自己。这就是李宗仁在鬱林发迹的时代背景。

近民十(1921)时李宗仁先隶属于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林虎(陆川人号隐青)部下，充代理营长，由湖南战败回粤，驻于南路高州，隶属黄业兴部。后被陈炯明击败，复走信宜转退北流，称为粤桂边防军。是时鬱林为粤军陈炯明所驻，李则受陈炯明收编，命令开往横县点名发饷。当时提倡“粤人治粤”“桂人治桂”之说，黄业兴是广东钦州人，率领所部开往钦州防城一带，不愿为陈炯明收编。李宗仁是桂林人，所部亦多属广西籍；即不愿随黄业兴开往钦州、防城，而回师北流。

这时驻守鬱林的粤军胡汉卿部正撤回广东，鬱林便成为真空地带。地方上的地主豪绅和一般平民苦于连年兵灾匪祸，望治十分迫切，“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于是决定派人前往北流欢迎李宗仁回鬱林驻守。李宗仁回驻北流，惊魂稍定，对只距离五六十里的肥地鬱林，桂东南中心，五属首府。他曾两度经过“钱现人善”之地，久欲染指，只是毛羽未丰，未敢妄动，今得鬱林绅商，前来邀请，真是正中下

怀，不胜雀跃之至。

2、李宗仁之来鬱

鬱林地方绅士，望治心切，县“团务总局”（地方协助县官机构，侧重于民团治安）召集绅商会议，推派代表前往迎接。有的说地方不能真空，倘无官兵驻守，治安极成问题，如果请兵进驻，则又恐引狼入室，将来为地方人士所唾骂。商议半天，推选周式之、陈瑶池两人前往北流欢迎李宗仁来鬱驻防。是时为民国十年（1921）十二月。

二、结以人和

——“招贤纳士”“尊重人才”。

李宗仁由北流移师来鬱，仍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名为路军，官为司令，实则仅有人一千余，枪枝不足一千。入驻城内学前街司令部（即今人民银行旧址）余则分住城外祠堂庙宇。在当时来说李宗仁确与一般军阀有所不同：如不住民房，不强买强卖，公平交易，不奸淫掳掠。故绅商民众，对之尚有好感。

1、结交地方人士

李来鬱后，结交地方缙绅，表示“招贤纳士”。李不同其他军阀，高高在上，动辄命令，他常常到团务总局、吉星楼、象山馆各处绅商聚会的地方周旋。甚至呼卢喝雉，灯红酒绿，顾曲寻花。其时尤以筑城之戏，最为经常；在与缙绅交往中，延揽人才，增捐筹饷，招安土匪，无不靠此招而奏效。

那时所有团务总局局董，地方“贤达”“殷富”巨商有如文荔村、蒋钟山、蒋又猷、杨泽庄、陈旭岩、陈懿庭、周式之、

陈策勋、文轩丞、萧海周、唐和圃、唐履阶、李秀英、李庄南、李佩秋、梁雁秋、陈瑶池、文子述、苏番溪、杨吉香、杨汉飞、汤瑞云、张仲如、陈奋卿、蒋德堂、杨画楼、杨仲延、曾节文、文静佳、吴俊珊、陈佩南、杨水平等不下五十人之多。其中与他关系很深的，除到北流迎接他的周式之、陈瑶池外，有文荔村成为他的谋士、文胆；陈懿庭做他的财神，梁雁秋为他招安土匪，扩大实力，文子述为他运动友军倒戈。还有一个既不是士绅，也不是豪富巨商，更不是彪形大汉，但却和李宗仁形影不离的人物。此人在李被请由北来鬱驻节，同李宗仁分乘舆轿而来，鬱林绅商到城外欢迎时，同李下轿，“春风满面”之人。此为何人？即以前李宗仁当黄业兴连长，驻鬱时，住他隔壁相识的，非绅非商的“高等居民”罗生是也。罗生平日之为人，素为鬱林士绅所不齿。但对李宗仁却倍加密切，不但经常出入李之司令部，而且来去随从，各方之宴请，罗生均随之而往。此事虽属“明日黄花”，但事情属实，自不能略去。

2、罗生其人

罗生是怎样的人呢？此人略识之无，并无职业，善于迎合，工于奔走；赏固益加奋勉，骂亦笑脸以迎。因之成为李宗仁之“马后跳”官衔则称“副官”，然而却可作为李宗仁之代表，官商有求于李时，则必先通过罗生；李之有事不能直白于官绅商富时，亦必由罗生传达。《李宗仁回忆录》中，“崔相士”认他是“福相”能“连升三级”“鹏程万里”“前途无疆”的事，就是罗生陪同他去看相的。至于崔相士是否有其人，或为故意错写姓氏，其实，就是住苏氏宗祠的高州相士“重贤豪”（姓苏），因民十前后来鬱之著名相士

并无崔姓之人，其后倒戈反李受封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驻节鬱林时，罗生此人，又复事吕如事李一样，出入相随，曾随从吕到“重贤豪”处看相算命。后吕被刺死于广州新亚酒店，鬱林开会追悼，“重贤豪”曾送挽联曰：

老苏命本如神，笑我独操贱业；

将军相中带劫，知公难过此关。

这些有关吕焕炎的事，本属题外语，但以此来说明相士重贤豪等三教九流与罗生、李宗仁有关系，似属必要。

3、李宗仁“礼贤下士”之效果

李宗仁如此“礼贤下士”的“士”，实际上就是各地的官僚地主豪绅，例如北流有梁范西、梁奎恒、李云东（李明瑞父）何雪生、黄星恒、廖乔松等。兴业（现玉林石南）有梁权、黎协嘉、吴伟略、何简章、黎春三、梁焕功、梁伯葛等。陆川、博白的名绅巨宦，也都成为他的莫逆之交。李宗仁深深懂得：“恶龙难斗地头蛇，”“入乡问俗，入巷随曲”之理。故喜而近之，亲而用之。诚为当时一班军阀的任人唯亲不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于是四方志士，闻风而来。黄绍竑、白崇禧、陈雄、夏威、韦云淞、黄旭初、俞作柏、李明瑞、尹承纲、陆超等或由广东、或由百色各地到来合作，加上原来领导的李石愚、何武、钟祖培、刘志忠、林畅茂（花名跛手林）等，大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气概，逐渐形成一个地方军事集团。决非一般旧军阀、绿林出身的乌合之众可比。李宗仁日后能倒陆（荣廷）、败沈（鸿英）、刘（震寰）、削平群雄，进而“问鼎中原”具备雄心勃勃之“豪志”，成为举足轻重，左右时局争霸数十年之新桂系领袖，此实利赖之。

其后李宗仁以此为本钱，进而统一广西，雄据西南。对“招贤纳士”“尊重人才”更加重视。自一九二九年反蒋失败返桂，更标榜“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响亮口号，以广招徕，先后罗致人才，不但新旧兼收，老少并蓄，尤其喜用留学生。例如张一气、马君武、封鹤君、李任仁、雷沛鸿、盘珠祁、黄华表、白鹏飞、马保之、苏希洵、黄钟岳、雷殷、邱昌渭、朱朝森、陈锡瑚、吕一奎、以至杨东莼及广西建设会的陈劭先、陈此生、万民一、万仲民、彭襄、刘士衡等。抗日时期更厚礼优遇名流陶行知、鹿地亘（日本人）、胡愈之、夏衍、邹韬奋、欧阳予倩、叶浅予、何香凝、徐悲鸿（何、徐且长时间留桂养病）。也起用过青壮派汤茂如博士为广西模范县宾阳县县长，任用一大批留学生或大学生如罗福康、龙拙生、龙明誉、杨维生、黄伟芳、高锡攀、谢中天、张树春、罗广福、刘能松、梁丕功、李伟诗、区狱生、雷鸣、黎民兴、陈日政、郑湘畴等等为“县长”（有后升任专员者）以后李、白、黄等更招收大学生及任过科、局、区长若干年以上，考试合格者入“县长训练班”受训，毕业后派充“县长”、作为他死党。他们的“智囊团”创立“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为中国首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的开端。在中学大学实行学生军训，在乡村城镇成立民团，公务员也要受军训。成立军校，乡村长的训练所，公务员分期分批轮训（政治、业务、军事）等等的所谓新政，作他“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基础。在当时来说，颇有一番“朝气”，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故曾有“新广西”的美名。这一切措施，都滥觞于鬱林时所为而扩大之。

李宗仁结交地方士绅，还搞上封建那一套，就是认“契亲”如认黎春三之子黎蒙，陈瑶池之子陈业钺为“契儿”（即干儿子）；后复送黎蒙留学法国，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李宗仁派其在香港办个《新生报》任社长，为新桂系作喉舌。这也可算李宗仁手段较高的一着。

三、利用地利

——进退有为，以窥大局

鬱林五属（鬱、博、北、陆、兴）素称富庶之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加上有南流、罗望、鸣水、圭江等河流纵横其间；足资灌溉，所以物产丰富，在军事上，既有大容、六万两山，绵延数百里，山高坳险，林深树密，间以丘陵，地形复杂，向为盗匪渊藪。在水路交通方面，有南流江可通舟楫，直下合浦、北海，控制广东南路。北流有圭江，直通容县、藤县、进而直达梧州、广州，交通方便。北面更有南中国的大江——西江，在当时作战运输工具简陋，只凭步行与肩挑，这浩浩荡荡之西江，利于进军运载，这样的地理环境，进取十分有利，退守呢，也可退入六万、大容，可屯田垦殖自耕自食，养精蓄锐，伺机进取。

及至1925年贵兴鬱、鬱北、鬱陆、鬱博、容苍等公路相继建成，更为便利。西北至邕、柳，东至梧州，南至廉江、赤坎（今湛江市一部，当时为法国所强占）。为时不足一天，即可到达。因此，商业繁荣，税收饷捐极易征敛。当时鬱林五属有一百多万人，约占广西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形成一个独立小国。因此，鬱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考之

历史自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迁鬱林州治于今之鬱林，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以后，桂林、柳州、邕州、(即今南宁)鬱林州等地曾驻步兵一万七千二百人(见《宋史兵制》)可见鬱林与邕、桂、柳并列为重地。

及至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更移广西提督司于鬱林州，随拨兵校五百人属提刑司(见《宋史孝宗编》)鬱林就成为宋王朝控制广西东南及广东南路高(州)雷(州)廉(州)各地的军事中心了。复以近代太平天国时期，鬱林蒲塘之洛阳周彩观部、信宜凌十八部、博白朱象九部均拟攻取鬱林，又戊戌年陆川李立廷起义，亦直攻鬱林。民元以后粤桂军阀混战，也曾几次争夺鬱林。故鬱林五属真是如毛主席《沁园春》所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

李宗仁能纳忠言，锐意经营；以鬱林为根据地，退可固守，进可图两粤而问鼎中原，以利达到其“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宏愿。

四、丰其羽翼

——招降纳叛，吞并友军。

李宗仁以不足一千人枪而欲稳占鬱林，处于“群雄”角逐之下，势所不能。于是想方设法，增强实力，谋士们献计献策。先则向各豪绅巨富，商借枪枝。民十前后，鬱林地方，匪风甚盛；各村富户，均置有枪枝如“六八”“大十”“七九”“驳壳”之类。公家亦有“城防勇”“护商队”的武装。当时大户如州背蒋爱日堂，福绵萧凯周家，鹏洞陈懿庭家，存宝岭唐家，石山萧家等，均有家丁荷枪实弹日夜守

卫，李宗仁驻节鬱林，标榜剿匪安民，各富户等也乐于把枪枝借出。其数目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想来不只是一百八十枝。

1、招安土匪

当时玉林土匪多如牛毛，李既心存大志，一面申明剿匪，收买人心，拉拢士绅；一面收缴枪枝扩充力量。下车伊始，即行剿匪。当时的土匪打家劫舍，不仅富家遭其抢劫“抓参”，（绑架勒索）即农民亦时遭洗劫。猪牛、妇女，都受其掳掠，故人们恨之入骨，畏之似虎。鬱林境内大小匪帮，约有二、三十股之多。当时常在城区“打单”（即投信勒索要钱银，限定时间将款交到指定地方。不交即抢劫）抢劫的匪帮就有“出山犀”“烂豆豉”“周益才”“七方利”“辣椒二”“陶十一”“周顺南”“徐炳焜”“梁运贵”“鹅公鼻”等大帮者有枪七、八十枝，小者十余枝。他们不但抢劫防御能力弱的乡村，就是防御能力较强的鬱林城外南街、西街、北街、均曾遭其抢掠，城内西门街大成公司，亦曾受其“光顾”。所以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很多村庄闸门都上了闸；十甲、西街、南街、南圩城区也上了闸。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也不例外，晚上入黑即全部关锁，闸门楼上，则有武装看守。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闻到枪声。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匪”之势。总之入夜交通断绝，行人绝迹，城外成了土匪活动猖獗万分的世界。

李宗仁剿匪的方法是先断土匪耳目。把一些亦绅亦匪的恶霸扣押枪决。当时有些恶霸与土匪勾结，剿匪部队尚未出发，即先通知土匪逃避，至使剿匪部队扑空。例如北流沙圩的梁占元、罗刁四等匪霸均先拘捕枪决，使与土匪有关系的

恶霸豪绅为之震惊，土匪尤为害怕。因已剪除土匪耳目，故进剿土匪每有胜利，匪风为之一敛。

李宗仁对土匪是用“剿抚兼施”手段：一面招抚，一面进剿。他招安土匪，曾印发告绿林来归书之类，文内说：桂省不幸，连年兵祸；粤军入侵，桂军互战，人民久处水深火热之中，苦无宁日……凡绿林豪杰，草莽英雄，应弃暗投明，毅然来归。首领者则按枪枝人数，委以职位：众兄弟亦有爱乡护省之机，保国安民之责。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出自“文胆”文蔚村之手。

对土匪之招安则假手于谋士梁雁秋。梁雁秋颇有本领。大可出入官场，小可号召“四六行”（即指九流三教、嫖赌饮吹）中能与匪传递信息者为其所用。故后来能招安梁运贵帮、梁有兴帮、黄雄帮等。这也是李宗仁获得一批枪枝。弹药的窍门。

对土匪政策有两个阶段不同，在1924年以前，系采取剿抚兼施，对匪许以官爵，诱其投诚，利用一时，致使匪根未绝。至1925年黄旭初来剿匪时，又采取清剿消灭政策。例如对黄雄匪帮就是用消灭处置。该帮原来系经许以“厚惠”而招出来的，照样发粮发饷，只是暗中监视；经一段时间观察，见其纪律涣散，野性难驯，有再度上山落草的可能。即于一天通知黄雄匪帮说是回司令部（今玉林县银行旧址）点名发军衣、发新枪。先将旧枪收缴。即逐个“点名”，通过司令部中庭到后园领新枪。这时鼓乐齐鸣，鞭炮声震耳，原来每个土匪一到后园即被抓捆缚起来，另押一处，未“点名”的却一无所知，被蒙在鼓里。最后解出枪毙，这一批共有九十余人之多。经此次剿匪后大的匪帮已全

部肃清；于是李宗仁集团中的黄旭初（主持剿匪者）便得到“杀鼠猫”的雅号。这次巧计枪杀土匪时；洋鼓洋号，大响特响；鞭炮震耳，我们当时读书在一小的同学，也曾听到。

2、编并友军，扩张实力

甲、军阀混战，互相吞并，互相利用。他们只有利害关系，决无信义可言。兵法有云：“兵不厌诈”李宗仁深得个中三昧，李宗仁先在退居于六万山时便收编莫荣新部下陆超营长率领的四连官兵，随后又收编了姓徐的两连人枪。是这样在六万山中扩大六个连的人枪。这是李宗仁来鬱前的第一次吞并扩军。

乙、进驻鬱林、兴业后。这时李宗仁本属粤军陈炯明的部属，（陈未叛变时曾受孙中山指挥）。番号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军”但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一有机会，就并吞群雄，扩大地盘。驻贵县有刘俊臣部首当其冲。李和他的谋士们便设法搞垮刘俊臣。于是派与刘俊臣相识的文子述赴贵，作为“说客”。结果刘俊臣虽不为所动，但刘部下却有两个连叛逃归李。文子述就因不辱使命，李宗仁遂任命其为司令部一等军医正，作为酬谢。

粤军陈炯明部胡汉卿所率领的罗统领所部过兴业时，意料不到同隶于粤军之下的李宗仁部，俞作柏营截击缴械，收获不少。其后孙中山所委广西省长马君武博士，亦因广西善后督办刘震寰驻防南宁，互不协调。左右江、南宁附近桂军，亦不听马省长命令，于是决定迁省府往梧州，率卫队一营，及部分省府职员，从邕乘船东下，停泊贵县。李宗仁部下之李石愚（石南人、第一支队司令）所属俞作柏、陆超两营，竟围攻马君武卫队营的船艇。将其全部缴械，马亦仅以

身免。而马之爱姬文婵却因掩护马而中弹毙命。后移尸葬于桂林。十年后马君武重返桂林，为文婵扫墓，曾写诗以志此事。诗云：

蓦地枪声四面来，一朝玉骨委尘埃。

十年始洒坟前泪，万事无如死别哀。

沧海难填空有恨，人间再得始为佳。

雄心今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汝埋。

这是李宗仁部与马君武冲突中的一个插曲。

粤军退后，桂军纷纷复出。刘日福部盘据广西、云南、贵州边境各县。陆云高部驻于南宁东北各县。武鸣、那马一带有陆福祥部。隆山、忻城一带有蒙仁潜部。桂林一带有梁华堂部。柳州一带有何东义部。桂平、平南有刘义中、张春如部等等。当时你称总司令，我称军师长。这些军阀，把广西闹得个乌烟瘴气，此时盘据鬱林五属的李宗仁（和黄绍竑合）也称“广西自治军第二军总司令”。总司令之下辖三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 第一统领俞作柏。 第二统领钟祖培。

第二支队司令何武。 第一统领伍廷飏。 第二统领陆超。

第三支队司令黄绍竑。

李明瑞、刘志忠（驻鬱林最久）尹承纲、夏威、韦云淞等均任营长。

总司令部参谋长则为黄旭初。

民国十一年（1922）由湖南回桂之沈鸿英部，奉孙中山令移师东下讨伐陈炯明。沈鸿英曾派员来鬱林邀约李宗仁联合。李宗仁为保存实力，稳镇鬱林，另有所图，竟行拒